

兩  
漢  
書  
疏

東漢書疏目録

卷之一

冠榮

上孝桓皇帝書

馮異

上光武皇帝書

范升

上光武皇帝疏

馬援

上光武皇帝疏

朱勃

上光武皇帝書武馬獲之竟

馬廖

上肅宗章皇帝疏勸成恭政

馬嚴

上肅宗章皇帝封事言災異

魯恭

上孝和皇帝疏諫伐匈奴

上孝殤皇帝疏諫緩刑

上鄧太后奏議諫緩刑

卷之

上孝和皇帝疏  
銓言  
義求

少湛

上光武皇帝疏  
銓言  
義求

杜詩

上光武皇帝疏  
銓言  
義求

卷之

蔡

元武皇帝書  
銓言  
義求

書

上肅宗章皇帝疏言議

上肅宗章皇帝疏言慎選

杜林

上光武皇帝書諫建刑

東平王蒼

上顯宗明皇帝疏薦吳

桓譚

上光武皇帝疏言時政

上光武皇帝疏言議書之

馮衍

上光武皇帝疏

申屠剛

對孝平皇帝賢良方正策

鮑昱

對肅宗皇帝詔問

何敞

上肅宗章皇帝疏

郎顗

上孝順皇帝章

對尚書七條

對上順宗皇帝書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之三

表摺

上孝桓皇帝疏言官室事制失

杜詩

上光武皇帝疏求還大

上光武皇帝疏請三發兵

陸康

上孝靈皇帝疏諫止鑿新

樊准

上鄧太后疏

言儒學

上孝和皇帝疏

言水旱災異

朱浮

貨責彭寵書

上光武皇帝疏

請兵

上光武皇帝疏

言吏職

上光武皇帝疏

言帝用

上光武皇帝書

言興學

張純

上光武皇帝疏

言刑法



後對光武皇帝言前

張純

復光武皇帝奏封言拾裕

上光武皇帝書勸封

張奮

上光和皇帝表言早

上孝和皇帝疏勸定

鄭興

上光武皇帝疏用食不

鄭興

上顯宗明皇帝諫止遣使

范鼎

奏記大司空王邑言類發女後

上光武皇帝疏趙博士之佐

上光武皇帝書論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

陳元

上光武皇帝疏論左氏博

上光武皇帝疏論不宜登

竇憲

上皇太后疏勸少主

丁編

上 孝和皇帝封事 言其威尊  
難日食

卷之四

劉愷

上 鄧太后議 論三年之  
喪不可廢

陳忠

上 孝安皇帝疏 萬靈  
體

班彪

上 光武皇帝書 請為東宮及  
諸王立師傅

班固

奏記東亞王蒼

第五倫

上孝宣皇帝疏

抑損外戚

上孝宣皇帝疏

抑外戚

上孝章皇帝疏

勸成風德濟政之急務

上孝章皇帝疏

抑外戚

臧是

上孝平皇帝疏

訟第

鍾離意

上孝明皇帝疏

言早失

上孝明皇帝疏言變

宋意

上肅宗章皇帝疏言遇藩王太厚

上肅宗章皇帝疏諫不許南軍于還歸舊唐

何敬

上肅宗章皇帝

濟南安王康疏論奢侈

東平憲王蒼

上肅宗章皇帝諫步

上肅宗章皇帝疏歸感

上肅宗章皇帝疏疏止卷二

朱穆

奏記梁冀

劉陶

上孝桓皇帝書訟朱

樂恢

上肅宗章皇帝疏神

卷之五

何敞

奏記太尉宋由司徒袁安論出要

奏記太尉宋由

言外感

上肅宗章皇帝封事

并外

徐防

上孝和皇帝疏

請明

張敏

駁議死刑法

章帝時

上肅宗章皇帝疏

公

胡廣

上順宗皇帝疏

定策立貴

駁議上順宗皇帝

論議

孝

二順宗皇帝疏蕭明

表安

上孝和皇帝封事諫止立

陳宗

上肅宗章皇帝疏言為法

上肅宗章皇帝疏言論報重不

陳宗

上孝安皇帝疏言為法

上孝安皇帝疏言三年之



上孝安皇帝疏

言罷侍致  
諫治之深

上孝安皇帝疏

言三公權太  
尚書權人重

班超

上孝和皇帝疏

乞

曹壽妻班氏

上孝和皇帝書

乞兄趙  
歸老

楊終

上肅宗章皇帝疏

言大旱蠲  
刑貸饑與

上肅宗章皇帝疏

承上  
事

應邵

上孝安皇帝疏言外戚專權

應邵

上孝安皇帝議論刑獄

上孝獻皇帝議上所撰律令漢儀

龐參

上孝安皇帝書勸息兵養民

樊準

上孝安皇帝疏薦龐參

馬融

上孝安皇帝書

梁簡

段恭

上孝順皇帝疏

馬融

陳羣

上孝桓皇帝疏

言御選

崔寔

上孝桓皇帝便宜事

楊宸

上孝安皇帝疏

言能倖

上孝安皇帝疏

言封爵

上孝安皇帝

疏

言為寵倖

上孝安皇帝

疏

言寵倖

上孝安皇帝

言

故趙厲

楊秉

上孝桓皇帝

疏

言德

楊賜

上孝靈皇帝

封事

言效

上孝靈皇帝

疏

言德

上孝靈皇帝

書

因虹蜺降

上孝靈皇帝

疏

言止

張皓

上孝安皇帝疏

諫止廢太子

上孝安皇帝疏

救釋黨

張綱

上孝順皇帝書

諫

奏孝順皇帝

劾

卷之七

劉陶

上孝桓皇帝疏

言

上孝桓皇帝議

改

劉瑜

上孝桓皇帝書

同奉賢良方正陳時政

謝瑒

上孝靈皇帝封事

同蛇龍子言及歷數

張衡

上孝順皇帝疏

言華嚴於下

蔡邕

上孝靈皇帝封事

同天恩及外夷北境

上孝靈皇帝封事

同

上孝靈皇帝書

同

上大將軍何進字彥龍

左

上孝順皇帝疏

上孝順皇帝封事請封

上孝順皇帝疏前

黃瓊

上孝桓皇帝疏言

荀爽

對孝桓皇帝便言策三節之妙及前主

荀悅

申 聖上孝獻皇帝

李固

對孝順皇帝策 地勢山嶺  
火災之異

經 齊

上孝桓皇帝書 諱封

卷之二

中 經

上孝桓皇帝封事 言親王  
廢宮

皇甫規

上孝順皇帝封事 乞自効  
征西表



孝梁太左賢良方正策

上孝順皇帝疏自

對孝桓皇帝賢良方正策

張奐

上孝靈皇帝疏論如孝及風電澤遷

陳蕃

上孝桓皇帝疏封賞踰制內寵張盛

上孝桓皇帝疏言校錄之非

上孝桓皇帝疏救劉贊成瑁李浮徐宣崔超黃浮

上孝桓皇帝疏救李膺

原缺

上孝  
言其

應奉

上孝  
順皇帝疏言其

孔融

上孝  
獻皇帝疏言其

上孝  
獻皇帝書言其

上孝  
獻皇帝書言其

楊香

上孝  
桓皇帝書言其

審思

上孝桓皇帝書附錄

呂強官

上孝靈皇帝疏言宦官專權

孔僖

上肅宗皇帝書白

黃香

上孝順皇帝疏議

譙玄

上孝成皇帝書言皇太后

曹大家

東漢書疏卷之一

周璿編校

寇榮

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同之者孫

上孝桓帝書

榮少知名桓帝時爲侍中性矜潔自貴於人少  
所與與黨以此見害於權寵而從兄子尚帝妹  
益陽長公主帝又聘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  
惡之延熹中遂陷以罪辟與宗族免歸故郡吏  
承望風旨持之浸急榮恐不免奔闕自訟未至  
刺史張敞追劾榮以擅去邊有詔捕之榮逃竄  
會赦令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亡命中上書

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陞

下統天理物為萬國覆作人父母先慈愛後威武先寬

容後刑辟自生塗以上咸蒙德澤大戴禮曰男子八月

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為專權之臣所見批抵批抵

之人所共構會小雅青蠅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

使黑汚黑使白喻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

位退其身受其執於是遂作飛章以被於臣欲使墜萬

仞之坑踐必死之地令陛下忽參母之仁發投紆之怒

記曰昔魯參之母死魯人哀之魯人有與魯參同姓者殺

以無辜殺之曰參殺之也又一大信之



曰茲猶有平公劉之仁及於平公劉之仁

自喻今殘酷平公劉之仁及於平公劉之仁之吏無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

害而興虛誣之誹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是以不敢觸突

天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啓獨觀之明

拒讒慝之誘絕邪巧之言收可濟之人投沒溺之命不

意滯怒不為春夏息新要長養萬物故不宜急淹恚不為順時急遠

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文剋剝痛於霜雪張羅海內設

置萬里逐臣者窮人迹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賄伍員漢

平李布無以過也史記楚人伍奢為平王太子建太傅

楚建之得伍員也王項田伍員之子金伍員之子伍員伍員之子伍員伍員之子



臣得請以來三政事職無驗之罪足以盡除無驗之罪

而陛下力甚也止則見掃

滅行則為亡力甚也則為窮人殛死則為克鬼天廣而

無以自覆力甚也而無以自載力甚也陛下而有沉淪之憂遠

巖牆而有鎮壓之患精誠足以感於陛下而哲王未肯

悟如臣犯元惡大愆足以陳於原野備刀鋸

語曰刑有五大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解衆論之疑

臣思入國門坐於縣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

秋官云左九棘武庫大夫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

馬面三槐三公位為左嘉石平臣人右縣石

而閭闔九重門也設舉趾觸果且地音對

動行佳羅網無絲至萬眾之萌求無見信之期矣國君

不可讎匹夫讎之則一國盡懼左傳曰晉文侯一豎頭

者甚臣奔走以來三離寒暑離歷陰陽易位當燠反寒

春常凄風傳曰春無凄風夏降霜雹月令中夏時又

連年六風折拔樹木風為號令前書異奉曰凡風者天

春夏布德月令春天子布德行惠發倉廩議獄緩死

之時易中孚大衆曰君願陛下思帝先五教在寬之德

企成湯避遠謏夫之戒湯大旱七年使人持鼎祀山川

邪宮室崇邪文謂盛德也使以寧風旱以弭災其臣聞勇

不逃死智者不重困困重不為明朝惜垂盡之命

原缺



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事五美屏四惡昔高祖大聖深見

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勲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

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前書蕭何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

邑世無絕嗣疇等也言功恒死後子孫襲封世世也丹書鐵券傳於

無窮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斯誠大漢享下安人

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漢興至此二百餘年言數百者謂李

成數也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

漢道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

祭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之感傷遽迎河南惻怛之

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

夫死而久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

也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

親之疾則臨視之無載死則往吊哭之臨其小德之厚

者也陵遲以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群下感動莫

不自勵臣竊見遵脩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

隴蜀先登坻上即隴深取略陽衆兵既退獨守衝難衝

衝也謂吳漢耿弇等悉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任吏人

不知有軍言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

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年以遵無

子娶妻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仕於國不敢

許臨死廣誦

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爲將軍取士皆

用儒術教國設樂必雅歌投壺  
雅歌謂歌雅詩也禮記  
設樂篇曰樂顓情七寸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

經大志願在軍旅不忘姐豆可爲好禮悅樂守死善道

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

以爲宜因尊堯論叙衆功詳業謚法以禮成之書之法用

周公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法帝乃下弁章以示

五  
贈以  
士  
印  
送  
錄  
日  
成  
後

100

馬援

字文淵扶風茂陵人

上光武皇帝疏

隗囂遣長子恁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恁歸洛陽  
居數月而無他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  
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  
會隗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援歎以書記責譬  
於囂囂怒援背已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  
援乃上疏曰

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

右為容之助

御膳書曰編本成乃東

臣不自陳陛下



臣聞之史書有能令

人不能令

知者如與人怨不能

入惠臣所恥也故敢觸冒

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

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

本欲為漢領足下往觀

之於故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

反報以赤心實欲道之

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執

姦心盜憎主人

左傳晉曰豈怨姦之情遂歸於

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

聞發職詔行在所極陳誠

術得空胃腹申愚策退

離臥死無所恨

朱勃字叔

王光武皇帝書

馬援卒初援在

怒以勝瘴氣神

身益南方蒼涼

車時人以爲南

寵故莫以聞及

載還皆明珠文

等是司徒侯皆

懼不敢以喪還

已我僅也與越

會嚴與援妻

大壯常餌營攻實用能輕身者

下集除舊習初爲人軍

質大援欲以爲擅軍還載之一

王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

卒援有上書諧之者以爲前所

犀犀之有馬武與於陵侯侯星

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

懼鑒裁賈城西數畝地築堦而

同同是車也以賓客故人莫敢

草堂明建諸關諸事命乃

書以示之方知所望

周曰樂伯孫帝曾貴重朝臣公卿已下莫不

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接曰我乃故父父也

之何得失分半於此是謂上書許兌前後六上

關上書曰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周書曰記人之功忘

一美不求備於眾周公謂魯故高祖妙劇通而以王禮

葬田橫自通說韓信背漢高祖與通至釋不諱田橫初

周曰王禮燕之大臣雖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諸

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

畏以而奔楚

章耶為秦將使人請事至咸陽趙高不見

項燕將據聊而不下

史記曰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說之

豈其甘心末規哉

悼巧言之傷類也

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恩侯馬援拔自西

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

間傍無一言之佐

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

自知當要七郡之使

微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

囂國計似疑衆營未集

按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

漢下龍冀路斷隔唯獨遯道為國堅守士民饑困守命

彌刻接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羗戎

謀

如涌泉勢如轉規規圓也孫子曰轉規而速救

之急時云曰當今之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入

龍其略平而獨守空郡守去兵勤有功師進輒克誅

先擊一山猛怒力戰飛矢貫胫又出征交趾土多

瘴氣一子生訣無悔吝之心各義遂斬滅征賊克

平一南九貢皆屬交州問復南討立臨臨卿師

已有些未竟而死吏士難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

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

情豈樂久也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

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士名滅盡絕國

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大之言

橫被誣罔之說韓子曰龐共與魏太子質於邯鄲共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

否二人言王信乎曰寡人信之共曰夫市無虎而王信之

三人言誠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謠言者幾人家屬杜門葬不歸墓然隙並與宗親怖懼死者

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大明主醜於用賞

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

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

免於諺此鄒陽之所悲也史記鄒陽書曰昔魯聽季孫之諂而誅孔父

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諂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

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詩小雅巷伯篇也

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

之言公事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

春秋公羊傳曰夏城負執城之齊桓

公羊傳曰夏城負執城之齊桓

功公羊傳曰夏城負執城之齊桓

聖王之祀臣有五義禮記曰夫聖

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授功罪宜絕宜續以嚴

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

義陽曲王故親諸侯之南

胃陳志憤戰慄闕庭書奏

馬廖字敬平

上肅宗章帝疏

廖少以父任為郎明德皇后既立拜廖為羽林  
左見虎賁中郎將顯宗崩急遺詔典掌門禁遂  
代趙熹為衛尉肅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  
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  
勸成德政曰

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

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秋冠情然為首服

成帝

御浣衣哀帝去樂府

哀帝即位詔罷樂府之官

然而侈

費不息至於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

書曰盡上所



政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有劍多劍

王好細腰宮中多細腰吳王曰是宮王好細腰而細多細人也長安

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厲眉四方且平額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

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

下躬享繒帛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言余素簡所安

此誠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統

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勵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

不終太宗年二加以勉勵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

官服太宗年二加以勉勵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

而太宗年二加以勉勵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

曰不究其德或承之蓋謂今斯事一意意則四海誦  
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動而況於行仁心乎況  
於行乎乎願置草坐側以當警人夜漏之音古者警人夜漏之音

馬嚴

字威公

上肅宗皇帝封事

冬有日食之災嚴上封事曰

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  
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憂  
樂無功不黜則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

與郡不務奉事盡心為國而司察徧阿取與自己

舉為心異異則中以刑法中去不即垂頭塞耳採

賂今益州刺史朱醮揚州刺史倪說說音涼州刺史

葉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考故又選舉不實曾無貶

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部所舉上奏司直察能

否以懲虛實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

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案吏事於是宰府習為常

俗更共罔養以崇虛名罔養猶依違也或未曉其職便復遷

誠非建官賦祿之意宜勅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

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寬賜民其

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玩之  
為政者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左傳鄭子產戒子如也如此緩  
御有體災青日消矣書奏帝納其言而此職等官

魯恭

字仲康扶風平陵人

上孝和皇帝疏

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  
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

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後誠欲以安定北垂  
為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  
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

倉庫空虛國無蓄積今新遭大變人懷恐懼聖章降下

時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與諒陰三年聽於家宰百姓

雖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三時秋夏冬也帝章和二年二月

春在諒陰不出故有莫不懷思望皇如有求而弗得詔

知有求而弗得言百聖恩慈引之今乃以歲春之

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

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

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釋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

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晉太王重人命而去邠

故獲上天之祐夫戎夷者四方之異氣也躡夷蹠肆與

焉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當亂天氣汗等善人是以聖  
王之制疆際不絕而已唐馬懷素言今邊境無事宜當  
脩仁行義尚於無爲令家給人足文業樂產夫人道和  
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豐穀遠方夷狄重譯而  
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言誠信中實雖他外  
皆當感而來從夫以得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因  
奴爲鮮卑所殺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  
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大漢蔡邕遠出  
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之難不絕如綫白  
山元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也今奴其害毒孤寡其

恩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爲累息奈何復欲襲其迹不  
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度大使者往  
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瘠  
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群僚  
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  
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  
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少垂聖恩  
休罷士卒以順天心書奏不從

上孝殤皇帝疏

初和帝末下令察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

苛察為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

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

若順也堯典曰乃時憂念萬

和欽若昊天敬畏八時

民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

令

言順月令以行事

所以助仁德順昊天攸和氣利黎民者也

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

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

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

四方是則

漢官儀曰司隸校尉董領京師及三輔三河弘農

而近於春月分行

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惻隱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

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

建及也歸所連及卿連屬之

上逆時氣下傷



農業案易五月始用事始用事下乾上坤六月之卦也紅曰后

施令誥四方言人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

所以助微陰也易復卦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故更至而止行也五月陰氣始生故曰

微行者尚止之況於遠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

稼人饑流冗元散也今始夏百穀權興陽氣胎養之時

始也萬物皆含胎也萬物皆含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

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若雨數來

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挺猶寬也行秋令則草

木零落酉之氣集之也八月人傷於疫大疫之為害也

不謂日也大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大繫

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爲令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  
素考皆以立秋爲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  
刑罰以清矣

上鄧太后奏議

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  
駁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奏議奏曰

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  
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實又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  
政行之君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

星辰各旦  
當夏時也

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

謂氣  
候及

周以天子為王尚亦周以夜半為朔故以建丑為正  
也器械禮樂之器及甲兵也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  
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龍以喻言十一

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燠萬物蠢其根芽  
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  
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  
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皇帝  
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王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順  
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  
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多十一月得死罪

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  
道爲虧况於衆乎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中享可  
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其立春在十  
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後率

魯丕字叔陵秦之次子

上孝和皇帝疏

侍中賈逵薦丕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因朝  
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  
難敘事帝善丕訖罷朝特賜冠幘履鞬衣一襲  
丕因上疏曰

臣聞愚頑顯備大位丈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

所顯明出列衣服之賜誠為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

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

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

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

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

舜禹皋陶之指戒尚書帝舜告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禹曰慎厥身脩思永傳叙九族在知人顯周公箕子之

禹曰吁或若帝其難之是相誠也所陳周公作氣逸立政二篇以戒成王觀乎人文化成

天下其責卦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觀乎柔交錯之天文則時變可知觀文明以

正之人又則  
言得罪既顯嚴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

伐湛  
字惠公  
耶東武人

上光武皇帝疏

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

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五國西伯受命伐大夏必

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群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

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

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璜詩大雅之篇也仇

所以為引上城臨車也崇國城守先退後

代左氏傳曰夫三國業德而後之軍三所以重人命  
侯時而動故三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憂  
命而帝與明祖宗出入四年而城檀鄉制五校降銅馬  
破赤眉誅盜率之雋下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  
未能服近而先事遠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  
迫必求其取又今所過縣邑尤爲困乏種麥之家多在  
城郭間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  
馬罷勞轉糧艱阻今交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縱橫  
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喪  
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蕭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

遠無易求難四方疑任百難恐懼誠臣之所感也伏願  
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  
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三為憂念帝覽其書  
亮不顯其

杜詩字公君河  
內人

上光武皇帝

車駕征張步留伏遷居守時蒸祭高廟蒸冬而  
祭也

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

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國其不

繼名其  
音基後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曰

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



曰良哉

大雅詩田齊濟多士

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

侯伏湛自行采簡訖無毀玷

詩竟也玷缺也自行篤信

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

居平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其出秉節

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衆

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

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輝

堂堂盛也智略謀

慮朝之淵藪髮鬢厲志白首不衰

埤雅曰鬢髮也

實

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示遠人

先後相尊也詩大雅曰予則有先後古者

選擢諸侯以為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

左傳曰鄭武公

莊公爲平王卿士東觀記曰詩上書成公莊公所以  
任藩屏御忠信令四方諸侯咸察而首仰望京師  
柱石之臣宜居輔弼柱石承棟梁也前書曰延年曰將  
子必有四隣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  
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  
輔可調而不調責之弼可入禁門補闕拾遺臣詩愚慙不足以知  
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爲侍御史上封事  
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  
脩通達國政尤宜近待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今  
一郡二人蓋舊制九州共選五人以五尚書令則可以  
湛代頗爲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  
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 東漢書疏卷一終

原缺

懈而吏事寢

州郡有詔下公卿

彪上議曰

惟明詔憂勞百姓選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  
為務賢以孝行為先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  
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蓋  
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  
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  
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絕以閭閻  
曰明其等曰閭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  
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

上肅宗章皇帝疏

彪以世承二帝更化之後多以苛刻為能

二帝

明帝

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

諫曰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寧歷州宰

更立疏網史記曰國興廢與時為園囿而為機

疏網海內權欲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至滋章吹毛索

疵詆欺無限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前書曰有司

罪果挑菜茹之饋集以成職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

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

相遁為敝彌深道猶難也前書曰上臣愚以為宜如

舊制不合帝移之

東平王奏

上顯宗明皇帝疏

吳良初為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

舉觴上壽詔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進曰  
臣安邪之人歟繼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飲客  
而止燕罷韓良為功曹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  
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署為西曹掾  
其福敬愛上疏薦良曰出吳良傳

臣聞為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  
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格躬儉安貧白  
首一節言雖老耄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  
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絕  
也秘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敢秉愚

元帝

禁錮宗族示公卿曰成敗者  
之機蕭何李韓信

宗族不復考

宗族不復考

上光武皇帝疏

王莽后攝篡試之際天下之士莫不說藥補德

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

為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大中大夫世祖即位

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

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

臣聞國之盛衰在於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



復士立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  
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  
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  
爲國是也言欲爲國於是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  
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  
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  
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  
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  
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  
藝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躁動也躁挽昔董仲

舒言理國之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

行而拂衆者之是故貴諛以才逐而朝錯以智死之

人也之事文之爲之無詔之下諸先生未能言之

之乃以諛爲之其志所出之澤之厲之害之文之帝之亦之

之乃以諛爲之其志所出之澤之厲之害之文之帝之亦之

之乃以諛爲之其志所出之澤之厲之害之文之帝之亦之

之乃以諛爲之其志所出之澤之厲之害之文之帝之亦之

之乃以諛爲之其志所出之澤之厲之害之文之帝之亦之

之乃以諛爲之其志所出之澤之厲之害之文之帝之亦之

之乃以諛爲之其志所出之澤之厲之害之文之帝之亦之

之乃以諛爲之其志所出之澤之厲之害之文之帝之亦之

之乃以諛爲之其志所出之澤之厲之害之文之帝之亦之

之乃以諛爲之其志所出之澤之厲之害之文之帝之亦之

之乃以諛爲之其志所出之澤之厲之害之文之帝之亦之

之乃以諛爲之其志所出之澤之厲之害之文之帝之亦之

之乃以諛爲之其志所出之澤之厲之害之文之帝之亦之

之乃以諛爲之其志所出之澤之厲之害之文之帝之亦之

之乃以諛爲之其志所出之澤之厲之害之文之帝之亦之

之乃以諛爲之其志所出之澤之厲之害之文之帝之亦之

此為要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

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從家屬於邊其

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文子犯其建歸家每

未名日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

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二人業錮商賈不得宦為吏

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官為吏此所以抑兼并長康恥也

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中家猶中

可保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輪息利也

是以眾人慕効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

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罪告者

也東漢記載言曰賈人多用貨靡之物器然  
雖錢玩好以進人耳目而竭其財是為下  
貨本也亦人之以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  
平變而人不可禁也宜抑其路使之納自奉焉  
文

總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塞力弱必歸功田畝  
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  
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  
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此科謂事條一其法度班下郡  
國獨除茲條如此天下知方而寂無怨謫矣漢書

上光武皇帝疏

是時帝方信讞多以決定嫌疑又時賞少薄天

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

臣前蒙聖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策夫謀  
有益於正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  
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  
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  
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  
才技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技謂方伎醫方之類  
和史卜之官也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焉可不抑  
遏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竊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  
黃白謂藥化或金銀也而欲聽納識記又何誤也其

有時合璧下數隻偶之類也陛下宜垂明

教意辨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留同之俗語

詳人之難謀之發聲衆物同應俗人無是又臣聞

安平則導道之士有難則貴介之臣今聖朝興復

相統爲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

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

或至擄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逆

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而莫知

與之爲取言先發與之乃可取之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固與之陛下誠

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

向而不聞何証而不死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遲為速  
亡者獲存失者復得矣

馮衍

字通家光武  
時人稱爲獨客

上光武皇帝疏

竊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  
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尋問司隸  
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  
抵死徙其餘貶黜由此得罪霍自詣獄有詔  
赦不問西歸故郡問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  
建武末上召自陳曰

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

曰魏無知萬陳平於高祖高祖以平為特將漢等咸

平曰雖美丈夫如冠主耳居家密嫂今大王令緩軍

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高祖讓無知無

日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臣進

諫之士盜受金又何足以及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

疑高祖乃令平盡護諸將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

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德則為功魏尚初里人文帝

雲中後坐上首勞苦六級下吏吏罰及之焉唐諫文帝

曰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賞太輕帝悅是日

唐太宗敕尚書建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嫉於公孫

弘史記曰董仲舒為人廉直公孫弘嘗欲殺之董生

曰臣聞用事任臣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雖之請

恩西三韓驛盜殺犯法所殺傷二千石甚李廣奮節於

家弘一為仲舒為惡西相仲舒以病免李廣奮節於

匈奴是排於衛青史記曰李廣臨西成紀人也為前將

軍從衛青討匈奴青不使廣獨當一面



乃失後期古今對簿黃乃引此忠臣之常所為誠恐  
也臣自惟微賤之臣土無無知之為下無馬唐之說之  
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詭口濟怨嫌豈不難哉  
臣行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行之祖參王成  
五侯參始為中山王太后後為哀帝祖參王成  
太后以大臣參自觀族免者十人而臣行復  
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田行求時之利也罪事  
若無傾邪之謀無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  
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

之間擲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  
布帛之積出無與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躬力行之  
秋謂盡力行而怨雖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為善貧  
賤難為工也疏遠隴亩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  
以救罪尤書奏以前  
過不用

申屠剛

字巨卿扶風茂陵人  
漢之七世孫也

謝孝平帝賢良方正策

剛質性方直常慕史鮪反黷之為人仕郡功曹  
平帝時王莽專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家馮衛  
二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及舉賢良方正因對

策四

臣聞王事天通則神極然怒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  
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  
懼然自刻者也懼警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  
譽教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謂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  
乃至辱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  
絲敢諫之鼓在牆也淮南子曰禹鰥鍾鼓若鐸置鞀以  
待四方之士為鰥曰鰥博寡人以道者擊  
鼓俞以義者擊鞀告以事者振鐸諫以義者擊鞀  
南獄訟者罷鞀帝王紀曰罷置敢諫之鼓  
明四目之義也孔安國注尚書曰臨離四方之門  
闢者謂廣我衆賢也  
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

漢書大傳曰武王不食  
餘曰格致實宅格致

動順天地舉錯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

四國流言

天子之性天

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襁褓位免解也年九歲即位以

來至親分離外戚枉薦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

賈誼援姁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所以安宗廟重社

稷也今馮衛無罪又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

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爲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

實執不熾是以人無賢惡莫不爲怨茲臣賊子以之爲

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傳非古之周公周公至  
聖猶尚有累何況事矣其意不合天心者或謂公先  
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伯禽謂公旦之  
言先封伯禽於魯今欲國守其後為伯禽也周公身親  
魯國不令伯禽復加榮貴以自抑復也東觀漢記曰魯  
公孫防稱忠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伯禽斷故祀天郊祀三  
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脩善進士名為忠貞而尊  
其宗黨摧抑外戚昭帝時霍光輔政其字子雲及元孫雲  
皆奉朝請為事中書昭帝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  
外家請氏無一在位者  
後受禍滅門光薨後其子禹宣帝時為大司馬諱父方  
今細傳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何功

不至下愚

則何禍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

而美于夏問曰夫子何為持滿

子曰滿而溢者缺吾是以數之矣

蓋功冠天下

王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敵之世

重敵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

賊群輩自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

不止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

懼自漢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

危於累卵

尚書大傳曰貌之不恭朕恐

不從厥極憂視之不

王者承天順地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曾三朝不教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

宜逐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

業文皇帝即位年納至親之序而遣使者徵中山太后太后名氏置之別宮令時朝

見又召兩衛二族裁與冗職況散使得執戟親奉宿衛

以防未然之咎以抑惠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傳內

親戚外絕邪謀書奏弄令元后下詔曰則所言辭

鮑昱字立東上案鮑昱字立東上案鮑昱字立東上案

對肅宗章帝詔問

中大早教甘肅宗召昱問曰早既太甚

將以消伏災青星對曰

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

未嘗如有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

十三年是主與謀反連坐繫者二餘人恐未能盡當其

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寬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

孤魂不祀一人吁嗟王政為虧宜一切還諸徙家獨除

禁錮與滅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

上肅宗章帝疏

臣竊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



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  
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無驕恣引王莽以戒  
國家是時憲征匈奴陳內供其後費而憲及其  
弟篤景並起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之壽以府  
歲空虛軍旅未休遂因朝會議刺憲等屬言正  
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貲公田誹謗下吏當  
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

出壽

臣聞聖王開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  
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

歌謠謂詩也命大夫率臣七人以  
辟陳詩以觀民風

以

爲憲照考知政理違天人心輒更改之故天人是應

公田見尚書僕射耶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

論事如言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

平三司以為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

當誅之壽遠眾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入臺閣平事

分事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謗謔以昌不以

辭謗為罪史記趙主良相者曰千人之謗謔不知亡請

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國家

以為橫暴心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

不避夷滅觸死瞽言非為壽也論語曰特於君子有三

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

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之化謂去云道德純  
覆載謂杜塞忠直垂謗無窮臣故謬陳機密言所不宜  
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寄儻仆萬死有餘善奏壽得城

郎顗字稚光北

上孝順帝章

顗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筭顗少傳  
父業慕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  
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  
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  
三年正月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曰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謹告人主責躬修德

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九災異所生各以其

政變之則除施之亦除易繫辭曰日九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施之亦除

則施之亦除施之亦除失土令則行木令失金令則行火令則行水令

失土令則行木令失金令則行火令則行水令生封禪其子孫使得之食則災除也伏惟陛下躬日

昃之聽溫三省之勤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思過念咎務消祇悔

九曰先抵悔元吉方今時俗奢佚澆惡薄義夫救奢必

於儉約極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脩禮導約

善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雖政本

周南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天下而正夫歸地故扶陽為政之本也本立道生風行

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濁其本者未竭天地之道其猶哉

蓄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蓄如笛大孔鼓箏其聲由

之聞其音柔蓄而伏見往年以來國陵數災陽嘉元年年

而不屈而愈出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

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

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

居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

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為長

府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為諸所繕脩事可

省減庶無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者

奉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而仁為儉而不降福者

哉亡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之之時敬而勿擾竊見

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陰不雨亂氣也蒙之

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且得陽蒙之此也陰冒

陽也蒙者注云蒙氣也此非一不覺然也且不覺然也且

成蒙者後不又曰欲德不用厥田常陰夫賢者比之本

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陰而不雨也又頃前

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合夫寒往則有暑

往則寒來易傳辭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推以成物也

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端反時節功實不

至而刑罰必加也也宜須立秋順氣而行罰巨伏祭祀候奉

祭衆政言房作以為立夏之後一有震裂涌水之害又

比災惑失度至縮往來涉歷與四心環繞軒轅大言書曰

之宿軒轅黃龍臨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

夏令則災惑失行不行復令則災惑逆行也見天史志

正月三日至守九日三公卦九卦法一為元士二為大

為王位陸為宗廟前書曰梁人焦廷壽字贛長於災變

分十四卦更位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章義云

日九日並為三公之日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春秋

元命包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前書言美曰泰

階三台也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

上階為天子中階為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

階判陰陽和氣則陰陽和氣則陰陽和氣則陰陽和氣

公之學古之台惜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

自周詩山維石嶺巖巖赫赫師尹民具霜

之也言三公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

之也言三公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

之也言三公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

之也言三公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

之也言三公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

之也言三公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

之也言三公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

之也言三公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



面言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有言伏  
鎖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

對尚書七條

書奏帝復使對尚書

使對尚書

顓對曰

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無隱情臣備生  
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戆下謂故出死忘命懇  
懇重言也再誠欲陛下脩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  
籍索經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  
毀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  
臣顓區區之願夙夜夢寐盡心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

青  
上章也  
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聖人收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

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矧宮殿官府近始永平

歲時未積便更脩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

宮別觀本不常居而皆當務精土木營建無已

消功殫賄巨億為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

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勅

下鐘鼓之縣休繕治之官春秋考異錄曰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

憂閭玄服避舍釋更巡之道罷軍冠之誅去苛

刻峻文慘毒之教所獨浮四十王事曰方今

天旱野無生我寡人當死若何事不敢煩人

請命願活萬人害以身塞無狀請已合齊自

東漢書卷之三

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左傳僖公六月雨由此言

之天之應人敏於景響本月十七日戊午微月

也日加申日在申時也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甲

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為旱南方為火故願陞

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

減雕文之飾損庖厨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

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

陽者天子為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為慈一日天

立應以惡諸侯以時大夫以歲一號云不旋日

立應之不過時三辰間不過暮從如是則景雲

降集青沴息矣景雲五色雲也一日慶雲孝經

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

讀以民困火災

之也皆以謂天

二事去年已來

貌無實佐人也

濁為貌易指實

公皆令色足於

實故清濁初而

息易指實通曰

有地如三

有地如三

明卦

元卦用事類多不効為傳曰

何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為實清

謂曰有實無貌道人也

人也為去注曰有寒溫無貌

通仕于不肖之君也

外厲內狂以震事主無佐國之

寒溫不効也是以陰寒侵犯清

侵消息者或法專政或陰侵

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乘則

干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

致立春前後遇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後寒

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

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

贊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

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春數各減三

而反宋均曰云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五行

正者改代之時會也歲終此曆自新如初則

無窮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

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伐已戊亥之門也今春當

早夏必有水旱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

之來錄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通十天精感

山以積人聖曰皆之義特有不聖則損政

數年以來穀收稍減貧戶饑歲不如昔年

不足君澤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

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饑也以美上食稅之

多也故孝文皇帝締袍革舄木器無文約身

賦時政升平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

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政

宗以享福高宗統王武丁宗以享福高宗統王武丁

維者野鳥亦于巢者欲為用也無聖王維者野鳥亦于巢者欲為用也無聖王

維者野鳥亦于巢者欲為用也無聖王維者野鳥亦于巢者欲為用也無聖王

維者野鳥亦于巢者欲為用也無聖王維者野鳥亦于巢者欲為用也無聖王

有九年宋景公以延年益壽為心召子春對曰  
年百歲宋景公以延年益壽為心召子春對曰  
日禍當君雖無可移宰相公曰宰相事人亦如  
理國家也曰可移於人公曰人死無壽人亦如  
君曰可移於公曰公曰歲饑人饑相公曰人死無  
子謂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下無三貴君莫與  
遇二舍一舍行七星星當退三舍也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條觀文文太

子不明洪範五行傳曰心之火星天子熒惑以

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婁西方推步三

統熒惑今常在翼九度翼南方今反在柳三度

柳南方則不及五十餘度言熒惑行遲也去年八月三

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興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出

聖夫曰廣元祐後還軒轅者後宮也焚燒者聖

陽之精也天之使也要論南方火德陽之精也

星感而出入軒轅統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

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廢畢

具今官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久道不

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使入軒轅理人

倫聖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領宮之

女表商容之間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

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

聖祖多女嗣體莫壽詩云敬天之怒莫敢戲侮

皇祖多女嗣體莫壽詩云敬天之怒莫敢戲侮



大雅  
不厭思宜簡出宮女悉其姻嫁則天子降福子  
孫千億惟陛下下叮嚀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  
亦宜惟臣之言以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今  
善言天者合於人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  
當受苟言之罪

言無所苟而已矣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

氣從西方大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

此氣五歲一次天象西而氣東

此氣五歲一次天象西而氣東

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

春秋昭十七年春

大房心尾也孫炎曰龍星明者可以為時

曰罰謂之大辰也七極亦為大辰

爾雅曰北極

曰北極天也居北

所以字一宿而連三宿

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

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而其宿

主兵其國趙魏

天官書曰參為白虎下有三星

之間趙魏

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為變發

在秋節

西方曰氣入玉井

臣恐立秋以後趙魏

關西將有羗寇畔定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

授人時輕徭役清財勸力安紿走匿者

衛田選賢能以鎮撫之也易金精之變責歸上

司上司謂司馬也漢武二十七年改爲大司

之司馬故云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

井旗干旗也威斧也西方主兵故太尉執持

旗也以火勝金故書井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

異書視辭於於丙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

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爲福也以五月丙午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

尾日者氣色白而純者名爲虹黃日中者

陽也見於春秋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

考事身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

名未立立者謂考門廷多所收補備經考

壽齊火為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

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內省以備後災凡諸考

案并須立執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

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謹在

甲台諸貴也詩外傳曰三公者何司空司徒

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空馬山陵崩絕川客

不責之司空五谷不殖草木不茂責之司徒

白甲乙日見明責司徒自司徒居

位陰陽多謬時刻為司徒至久無虛已達

之累天下與議異人同咨答也且立春以奉

氣見謂元年閏十二月巳丑有白氣入

金龍勝木必有其氣宜縣司徒以應天意

不早讓之將負臣言遺患百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十九歲於詩三

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某作某謂

法推之也詩元歷樞曰其數皆從亥之仲起

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後始萬物死而後

蘇大統之始故王命詩元歷樞曰卯酉革政午

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宋均曰神陽氣

亥之間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

善則昌惡則亡於易雄雌秘歷今值困乏凡

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

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困卦唯獨賢聖之君

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困卦曰澤無

致命遂志困卦坎下兌上坎為水兌為澤水在澤下是謂竭竭之象故以窮困致命遂志未濟

子委身致命不辭於道也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命

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即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

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

臣以為戊仲己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

之罪

漢法肉刑三未黜劉左右據也文帝除之

右指

今適三百載

日之帝十三年除四刑

也

百年錄書者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與

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爲小去奢就儉機衡之

政除煩爲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

道傳來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

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

臺詒頤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

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

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改舊以除異何也

原缺



[illegible]

見莫不以得賢為功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而然

也則爵以德進則其情而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

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酬來無所樂進無所

趨賁則皆懷歸數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

天下以為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遠人望逆天統則災責

降遠人望則化不行災責降則下吁嗟化不行則君道

虧四始之樂五降之厄其咎由此四始關雎為國風之

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缺猶廢也羣羣傳曰

陽始於陰陽三際五際曰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

守夫盛德大業乎繫辭曰日新之謂盛臣伏見光祿大

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咏經籍

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道傳而懷玉何又果

於從政明達變伏言明於變異朝是前加優寵賓于上

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

大音希聲大器晚成希聲也無所不容謂之大音其動有精妙

善人爲國三年乃立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

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

不時遷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入京師

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獲顏

淵之潔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

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

元精天精也春秋黃帝紀

元精天精也春秋黃帝紀

天之生固必為聖漢宜蒙特徵以

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

下歸仁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天奇釋齒化阿有聲

子奇齊人年十八為阿

宰出君原以賦貧之過內入化見說苑

若還瓊微固任以時政伊尹傳說

不足為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顓明不知人伏聽

衆言百姓所歸臧否共嘆願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

不合則臣為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宜

四事附奏於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

公羊傳曰

元年春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土者則天之象也

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

仁厚之德禮記正月祀春於東郊遣乃貴公卿

施惠下及兆人慶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

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五星

也否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霧

日有暈風而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

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

疾於景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

不宣曜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

清濁之占隨政仰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  
陛下倦於萬機惟懼之政有所闕歟惟懼之臣  
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  
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為先者明其不可久闊急  
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  
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  
起今月兆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封也  
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

興也

周書曰雷雨乃發聲雷不發聲諸侯失人也易曰

雷出地奮豫

豫坤下震上坤為地震雷奮在地

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

殷盛也為進也

動於地萬物喜豫作樂之象

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害

萬物須雷而解資兩而潤

易解卦曰天地解而雷雨作而百果草木

皆甲

故經曰雷以動之兩以潤之易說王者崇

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

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

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老子

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

日月合其明易乾文言之謂大人天子也璇璣動作與天相

應蓋者統今其德生養號令始廢當生而殺則

應少作其時無歲需以冬為歲陛下若欲除災招

祐順人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

災解元則太昊悅和霑聲乃發太昊天也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

壽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

壽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春樹左舍日星四星心三星孝

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殺豐歲星守心年殺豐

壽音洪氣記日月行中道轉節應期德厚之而



重華留之天官書曰重華者謂歲星在

心也今太人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詞

合太白金也歲星木也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

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宋之分也石氏經

曰石氏經八石中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

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出右恐年終不登宋

人饑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

可消五緯順序矣五緯五

四事彗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

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

齊傳師言如得以

斯俯伏庭下

朝衣縹毛裘布  
貧者之服也

孔子之正道

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

漢教重

年也

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  
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

漢書

王光武皇帝疏

光武皇帝江馮上

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

事下三府元上疏

曰

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

言以臣為師以  
臣為賓客也故武王以太

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仙

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

宰進則高帝優相國之禮

一蕭何為相國高帝優禮  
上敘入朝不疑也

太宗

之權

志宗孝文之四申屠嘉為丞相御史大夫趙主之孝文嚴禁

及一新王

漢中哀重操國柄以偷天下

不信群臣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

謂譴評為直至乃口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

其將網密公峻大臣無所指手足然不能禁

之諫身為世戮

董忠為王莽大司馬共謀殺

故人君

不自驕失在自在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

勞周公執之

尚書曰文王自明

我

又王之子成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亦

也

不聞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

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上愚不知量分當  
無錢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

陳書目錄卷之二